

周总理、杨代总长在大会堂小礼堂接见“五·一三”

事件各组织代表的讲话

(根据记录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

时间: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凌晨三时三十分

当总理和杨代总长进来时, 大家欢呼: “毛主席万岁! 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总理: 你们这里也有群众, 也有打架的。我听说下事, 只说你们, 我和杨代总长能进心, 能进, 游高总理和晋华, 功到那边(指李广定很可怜)去到那里的人多。

为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廿五周年, 演出, 不是那一夜演出, 我们都在欢呼。王路只自己说, 别人一切就给扣上什么帽子。都喊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别人却不一样。难道对毛主席是这样的态度?

我和战友文工团打交道最多, 他们最近一两年经常出国, 到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那知道同时也就分化了, “老左派”里又分了“新左派”(群众代表: 请总理坐下讲。)总理说: 不要坐, 站着后面能看见, 站着讲好。坐下后面看不到。“五·一三”节, 我发了很大的劲去说服他们, 他们念毛主席的“长征组歌”, 演出那一天, 不知是那一夜的来电话, 叫我们到“青年”去看戏, 我去, 你们那里演出。那天我去, 以后, 他们就扣帽子。马玉清也说: “给总理讲戏就扣。”总理以前这样说, 这不是给演出, 是三位在领导思想。你们说“长征组歌”, 长征, 我们都要参加, 可以看出你们的真实的态度。你们唱歌, 是比谁都一心, 为什么因为观点不同就打。我们纪念毛主席的“讲话”发表廿五周年, 这个大方向是一致的。为什么打成这样, 我们都要解放。 (他并没教有人插话: 周总理, 我们支持解放。这是反叛。)总理: “老左派”和“新左派”都是造反的。你们学教的同学, 你们支持这一派, 打那一派, 以我党对你们学教的同学提有怀疑。同志, 你们的情况现在只是以学教, 我有充分证据, 我知道他们那里的是否(指战友文工团)。为什么现在不打, 你们在中南海油漆醋侯, 更加复杂化了。陈伯达同志到那边去讲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斗争才要对准刘邓。在大批判刘邓。

老脸对老脸，要脸自己。我们活到七十多岁的人，有“来”字还要去掉，你们这么年青有骨肉这就这么难啊！
打电话就去支持啦！（总理讲到此，各组组长代表争吵着要发言）

按代总长说：大家静一静，听总理讲话。（当时还没静下来）

总理生气地说：是我请你们来的，这是你们到这里来示威的，你们在这里都是这样，可在那里是什么样子。（有人说：总理，空军党委调来了大批部队，在门口堵我们。另一人说：还有海军党委……。他们说用总理支持他们镇压）。

总理：他们派出是有主任批准的嘛。（有人向总理请示发言）总理问：你是哪个单位的？（答：我是军光“星火”厂的）总理问：你是派出的吗？（答：不是）总理问：是去干涉的吗？（答：对）

总理生气地说：那就不对！（热烈的掌声）（“星火”厂这一团总又讲：我们找他们辩论。）

总理说：人家讲出，你去辩论什么？有人说：这个会不对就应造反。

按代总长：造反有理，我造这个反造得无理！（军光“星火”厂讲：全军文革的指示怎么不一样，他通知这

个我不听）

总理：这是这样的大会全军文革，中央文革不知道，你们就去冲？谁给你们的权力？

按代总长：国际友人看了后是什么样的影响，你们大部分是穿军装的解放军，林付主席听到你们的打架，心也很难过。

总理：林付主席说，要有革命性、科学性嘛，可是你们呢？（下面哄哄嚷嚷）你们是哪儿的？你们说别多，我按不住，反正今天的讲话，冲了就不对。既然已经讲出了，七点钟所说是武斗，你们还在开会这个时间，你们就打开了，本来想叫他们不要吵，后来他们又坚持吵。林付主席知道，非常着急，表示支持，向军光厂代表说：你们从极端的利益出发，我这样干。

这前一个从哲学到文苑，涉及到图书、军事、文学的著作，纪念王伯群在我国有贡献，而且有世界意义。我们作为观众，说出有道理，会后批评。

（一观众说：总理，你们在冲会，讲出老话一讲，这个大会是林付主席支持的。周总理打电话说：热烈祝贺这次讲话成功。谢副总理也打电话说：今天的大会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会，谁讲谁犯错误，坚决反对武斗。戚本禹也打电话支持这次讲话。但是他们也还是讲：另一观众说：他们是讲出，就要造反。）

总理：所造的是讲出的反，你是观众就不对，你怎么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呢！（军光“星火”厂一团长说：今天给康赫（总政文工部副团长）打电话。康赫说：不同意他们讲出）

总理：啊！这就奇怪了。啊！有个电话说是不同意他们讲出，你们就打，谁给你们的权利？

（有人说：我们没打架）

冲金是你们在策相
延安军艺的毛泽东

杨成总长说：你们没有打架，怎么引火烧身？

总理：人家为什么要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廿二周年，这样的讲话，有什么不好。你们在这样的场合发冲，你们就这样热爱我们心中的最红太阳吗？你们这样做，我们却感到难过。你们不难过吗？你们不感到羞耻吗？你们造的却是毛主席的仇。你们也喊毛主席万岁！你们的行动却不尊重林付主席都睡觉啦，起来打电话，叫你们别打啦，你们不听，你们这样热爱毛主席吗？

杨成总长：你们这样做该受道谴责。

总理：这样的纪念毛主席《讲话》发表廿二周年的讲话，不管哪一派讲话，我们都应该去看看，如果有意见可以在讲话完后再讨论嘛。你们这样做就不是一种革命态度，而是一种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行动，你们回去好好学习“古田会议”的决议。

（战友文工团“老嫖”——同志说：“老嫖”单方面搞不团结讲话）

总理：如果他们不搞联合讲话，这是他们的不对。今天是个讲话你们发冲，就是不对。林付主席支持他们的讲话，所以你们不是根据全国人民的利益，全苏界人民的利益。为纪念这样光辉灿烂的著作讲话，不管哪一派都引火烧身，是你们，这是你保守心，你也不能这样搞，不能把保守当作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讲话我们一样的支持你嘛。至于说今天以前他们不与你们合作，这是他们的错。如果“老嫖”来我处要给他们讲，不管怎么样，今天冲人家的讲话，在人家门上贴人家的大字报是不对的。人家讲的是革命的戏嘛，斗争也要讲政策。讲政策、方法，你们来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样就把人家斗争垮呀？不是相反的：你们可能被斗争垮。

杨成总长纪念了陈海空三年驻京部队部分文艺工作者“隆重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廿二周年”五月十三日晚在军部大会上的讲话节目单，文艺“星火燎原”，总政军乐团“革命造反派”等几个单位五月十三日晚在会场散发的延安文艺大会的传单，从这两份传单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个是宣传陈海空思想，隆重纪念毛主席《讲话》发表廿二周年，一个是宣战。

你们听说人家盗用军委和红专同志的名义招摇撞骗？怎么能这样说！我是军委之
军的成员，是红专同志，我们却不知道。这次红专同志来，是来批斗的，怎么能说
是招摇撞骗？！这就不符合事实情况。（有的同志喊：造谣，取巧，不打架，关东
就是左派。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安文斗，不多战斗。不多以打打架最厉害便是右派，
这样不去就要走到反右。是不是真正的右派，要看是不是毛泽东同志红专同志。）

我完全拥护总政的指示，今天总政的话，说得语重心长，希望你们学毛泽东
同志伟大红专，把“古田会议”文件好，第一，要整风，第二，学毛泽东同志伟大
红专，使红专。要革两个命，一个是革客观世界的命，一个是革主观世界的命。要夺
两个权，一个是夺资产阶级人权，一个是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

总理说了，现在是一九六七年二月份，不是一九六六年二月份，现在最主要的任务
是彻底批判党的一二八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时搞好本单位的学习批
斗。现在不要打砸抢，总理和红专同志在庆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
得很清楚。

一了中子红代会代表揭露事实真相，“是大好年”、“工群兵”、“傲霸道”等（总理
很生气。）

总理：让人家把话讲完嘛！你们压制不同意见，就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一观众说：总理，今天晚上开大会，也是宣传毛泽东同志红专大会，所谓“造
反派”他们打砸抢，他们把两个鼓打坏了（是西洋乐器），据说值四千元。
把玻璃砸碎了，许多同志被打伤了。我们已两个战斗组织，红专，给他们，
叫他们替我们讲一讲，要文斗，不多战斗。他们说，什么要文斗，不多战斗。）

（总政军乐团：他们是保守组织，付刘、邓、刘、志、望，他们搞什么红专红专。）

总理问：你怎么知道人家得刘邓？你又是节目，怎么知道他们和红专红专？

（军乐说：他们就守守守守。）

总理：打起来互相没有好处。

（军乐）

杨代总长：你们先听总政的宣作品，说你们有计划冲会场，对不对？（接着会场喧哗）

总理：（很生气）是我请你们来，还是你们来示威的？

杨代总长：这是总政首长接见，你们还这样，你们在展览馆还不打起来。

总理：军队保皇，付谁，付刘邓的皇？

杨代总长：解放军就是保皇。告你们。

总理：现在我们请你们来，我就要讲话。军队分什么派是存在，说军队有
付皇派，你怎么知道谁是保皇派？不能很武断下结论。

(总政军乐团“革命造反派”同志说：他们今天晚上参加开会的，都是保身派，他们保身权派……)

总理：你受伤了，我同情你(该同志的一只眼用纱布蒙着)。但是，你口口声声说有权派，解放军应当是林付文部，你是什么看法？

(下边很乱，总理走开了。)

总理：(战友“失去理智”：刚才301电话，说我们有一个同志死了。你看人家刚才来电话，(念)重伤一个，轻伤一个，没有死亡，你们不但开会完了，我还派人去调查。)

总理：我不听你们讲，战友之间没情况，我比你们清楚。你们打战友文工团支持一派，反对一派，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对一些倾向性问题上应该从自由会议，决议着手。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保持造反精神，造反精神必须有科学性，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分析，不能凭空办。如果不是思想上真正过硬，文化大革命就动不了“极”了，一动就上街贴大标语，一动就搞武斗，中发中关，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了四次关于停止武斗和四月廿五日的通知，可是就是不听，大造反派红代会、工代会到外边串联的都有，那怎么办？我可以先告诉你们，现在不是打、砸、抢，现在是人民联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已经搞了个草案，就是不许打、砸、抢。

(下边很乱。)

总理：你们这样，那打架不行。

(刘少奇说：现在这些停字号……，但抬起头来了。)

总理：我再说一遍，我比你们清楚得多，你们讲他们保身，我们不是这么看，中央文革不是这么看，全军文革不是这么看。

穆成总长：你们讲他们保身，他们讲你们保身呢？

总理：打起架来，不说假话，在谁的都是说假话，红领章的，我们委九愧为解放军，大造派把红领章的文章好一些，在四月发表很多文章，希望好文章《修养》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次有机会遇到，我要问你们子你怎么样？

你们现在根本无心谈毛主席著作，这怎么能叫努力学毛主席著作，怎么能耐批倒批臭《修养》。同志们，老实告诉你们，我们跟主席斗斗，还来不及跟不上，不安现现基，连本书语录都没有学好，我们一定下功夫学。可以！

刚才说话的同志，你受伤我同情，但你说的话有缺点就是批判呀！(军艺：海军在二排没有电报，我们缴获了四丁。这是对付谁，批判一批战备的程度。)

总理：海军有没有电报，我不知道，你们不斗训二排怎么知道人家

我们是应该正确对待派别斗争问题，现在我们正在研究。大家在批判中大联合中自己教育自己嘛！至于你们讲的好多细节，这我也说不上，反正互相学天外言，相互打大出手。今天你们有些受伤害，我表示同情，但你们作法是否因果的，希望你们不要这样干。昨天夜里，你们准备了一大堆，这也是一宿，也够辛苦了，该休息啦！毛主席说：“吃饭，睡觉，养足了身体干革命”当然了，更主要的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精神上的粮食。

(会电训，早晨五点，刘结束)

陆海空三部部队命令革命又体工作者降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廿五周年大会印
1967.5.15.

毛泽东同志三、七人谈话团翻印 6.13.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7]178号)

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办公室1967年6月7日翻印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通令

(1967年6月6日)

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秩序，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保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正常进行，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防止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混水摸鱼，趁机捣乱，特发出以下通令：

- 一、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必要的逮捕拘留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私设公堂和变相地私设公堂。
- 二、各级党政机关的档案文件和印章，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用抢夺、窃取和破坏。
- 三、社会主义的国家财产绝对不可侵犯，革命群众都有保护的义务，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侵占，不准砸抢，不准用任何借口进行破坏。
- 四、严禁武斗，严禁行兇打人，严禁在本单位和外单位打群架，严禁枪击人站有财产。

五、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不得对任何团体和个人进行搜查和抄家。

六、由各地卫戍部队和驻军负责保证上述各条的执行。自即日起对于^{违反}上述各条的，都应该严肃处理。

对于敲詐者和背反挑动者，对于打砸和打伤人的凶手，卫戍部队和当地驻军有权逮捕和拘捕依法惩处。

对于破坏、侵占和抢夺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个人财物的，都必须追回和按价赔偿。

对于违反上述各条的团体，分别情节轻重，在一定的范围内通报批判。

七、各革命群众应该成为执行本通令的模范，并协助卫戍部队和驻军进行政治思想工作。

这个通令可以在城乡广泛张贴，并在群众中广泛宣读。

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翻印

(注：如与原文有出入，一律以原文为准)

毛泽东思想·七·工人地兵团，1967.6.14.

周总理、李富春付总理接见工交系统

一个部、委革命造反派179人，领导干部127人

共306人，一个占60%；一个占40%的讲话

时间：1967年3月28日晚9时30分——11时50分

地点：国务院小礼堂

周总理的讲话

总理：交通上的李富春、先念、秋里、谷牧已接见过了。

上次接见是什么时候？（众答：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最后一次是二月一日）现在已经两个月了。

今天听我讲吧，卷子不看了（因有人递卷子）。

大家是第一次讨论。上回讲的是夺权斗争，进入全国夺权斗争，进入夺权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阶段，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阶段，快三个月了，紧张了三个月了，紧张工作两个月了。夺了权以后，对各级领导干部排了队。那时开始才有大联合、三结合的思想，以后就发展了，斗争在中央各部门发展不平衡，不怎么样，从上海开始夺权以来，快三个月了，北京五十多天了。在国务院各口还没有一个成熟典型经验可以介绍，还在摸索。我们已经夺权十七年了，有最高领导由下而上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这次夺权斗争是一九四九年夺权的继续，这次最彻底。一九四九年是军队打天下，由上而下斗争，除国民党上层多数跑走在外，其他都全数接过来了，党是我们侧了，企业、事业、单位、学校全都色下来了，政府机关也用了一些人，当然不是死封不动。因此，党政领导机关总有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是钻进来的，

或变质的、新生的。从一九四九年以后，不断进行斗争，农村清匪反坝，把地富打击了一下，但不是没有了；三反、五反斗争主要在城市，搞党内再搞党外，将近十五年了。这十五年变化很大，有死灰复燃的，有钻进来的。五七年反右，全国划了几十万右派，党内党外都有，有的摘了帽子，有的重新钻到党内。一九六二年党内有右倾思潮，出现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当时有这样一股逆流，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进一步阐明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提上纲来了。本来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来了，六二年又进一步提出来，六三年进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了三年，首先搞农村、工矿企业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了，也出现了形左实右。由于刘少奇右倾观点，这以前还有文艺改革，六四年戏剧改革，改了旧的，树立了新的典型，建立了为工农兵演现代戏，这一切都是夺权斗争。在党的领导机关或某一方面，都是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准备工作。这次毛主席领导的由下而上的亿万人的运动，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是史无前例的，是真正的广大革命群众运动。中央多少次大革命运动，都没有这次广泛、深入。特点是共产党已经取得了政权，有了无产阶级专政，有人民解放军保护，掀起思想革命，这是史无前例的。这一段比上一次更复杂，更进一步触及人们的灵魂，主要要求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不是普遍夺权，这是狭义的说；广义的来说，是夺“私”字的权，是红色革命小将提出来的，包括参加夺权的革命造反派。正如林彪同志说的，即是革命力量，又是革命的对象。

从地区上来说，实现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三结合，革命群众代表、解放军和站出来的“亮相”的领导干部。经中央同意的五个单位：上海、贵州、山西、黑龙江、山东。现在将要出现的是北京、天津。经过三个月，只有五个列七了。其他的¹⁴还没有成熟。每个省市夺权都要经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和他们谈，成熟了才批准_合行。

从一月八号号召各部门可以¹⁴进行夺权，不管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至少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首先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监督权，这是夺权的初级形式，一月讲话已讲到这一点，有的实现了，有的没实现，已经两个月了，是否大联合、三结合了，造反派、中层干部、领导干部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典型。即是那个部门很好，象地方那样也要有年不代来。五期社论（第五期）已写上了，各部门还没有找到一个这样子的。这些日子和干部都谈了，我们检查后，他们现在还不行，三结合条件还不成熟，现在继续摸索，可谈一谈前段情况，机关还没有出现典型。厂矿企业内，别处的个别有，上海的还不清楚，贵阳的报导了些，还不多，正在调查。李达说：这样的典型还没有树立起来，可争取树立。

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有了估计，既来谈二、三四月看了眉目，现在看，今年二、三、四五月把文化大革命看了眉目，明年二、三、四月看出了结果来，可能还要长一些时间。这句话怎么解释呢？全国有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中央了，不美满了，在地方经过多少批判、斗争、革命三结合。各部门来说，以批判实现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都要实现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领导文化大革命，监督业务，革命要求我们以作为，主要的（中央直属的）也要基本实现建立革命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至六、七、八、九、十月，文化大革命深入了，就要更广泛地人们更广泛，三结合推广到县、公社、大队、机关，到一切企业、事业单位，到明年二、三、四月看出个结果来，当然可能长一些，深一点，也可能长一些，有的学校因外出斗争，现在斗争了，现在斗争，可能持续到八月份。明年一年多更广泛，总的方向很好，按着毛主席预定的方向步骤发展下去，三结合更广泛地深入，总结经验，这个形势是大有希望。

敌人也懂得，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好了，就可以摧垮修正主义，根子一代两代冒险家就断绝了，当然不是一劳永逸，而是不再有了。防止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复辟，都要继续搞，不是

一次就完了，直到全世界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了，全世界都进入共产主义才结束。这是主席对形势的看法。我们要完成现阶段的任务。虽然机关还没有树立起典型，总要不总结经验，还是要前进的。既然革命，不可能风平浪静，游泳中学游泳，斗争中学斗争，有波折，有起伏，这很自然，问题是善于总结经验。总之，我们一切为了把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真正的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而不是三凑合。各单位应向这个方向前进。

有三种形式：

一种本单位革命造反派夺权夺得好的，本身有这了能力，可以把政治上的优势变为组织上的优势，改变保守派的观点立场，转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成为三结合的基础。同时，对各级领导干部，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去排队，有些是可以站出来的，有的已经站出来工作了。另一方面，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问题严重，根据错误的轻重多少，看他们对错误的认识程度，有些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他的轻重多少，群众要帮助他改正错误，亮相过关总会有站出来的。这样的革命领导干部，群众同意，可以初步结合这样的单位再有解放军代表去，就会实现革命三结合，这是顺利情况，如果有些部门具备这种条件，造反派提出来要求，我们去调查派军代表去实行三结合，这是一种形式。

再一种，有些地方仅仅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一定是夺权的，领导也还能领导工作这样的单位，也还要搞三结合，从政治优势转到组织上的优势，推动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帮助保守派改变立场，结合领导，我们可以派军代表三结合，需要帮助了，採取军代表管制了。

第三种，是不需要夺权的。领导还能领导工作，也要派军代表，也要搞三结合。

工交各部哪种多，不要回答，你们造反派最清楚了，在四期杜纯纯了领导干部、中层干部、革命群众的三结合，现在是进一步派军代表，按五期讨论要不即是已经实行三结合也要派军代表，以与

地方接近，这三种形式，哪一种形式合适，你们自己去议一下，共同商量，可分部门谈，也可几个部门谈，不一定我谈了。我当看他们的谈。说的大联合，是真正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如果是造反派和保守派对立，我们支持造反派，做保守派的工作，帮助保守派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如果都是造反派不联合，长期对立是不对的，如果不是立场站错了、方向错了，仅是观点上有分歧，为什么不能联合呢？迟迟不决，对峙久了就不好了，要影响业务，我们就派军代表去推动，是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你们自己去协商。

如果革命造反派，组织上已经占了优势，你们要教育少数保守派，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来。

我们曾希望你们把各级领导干部排个队，提个名单，有个时期一周到十天，已掌权的造反派可提个名单，没有掌权的造反派也可提个名单，今天是三月二十八日，一周到十天，要使夺权向前进。

不管哪种形式，要把过去没想的上、中、下以群众代表为基础的结合，这是整的，现在要破的，以革命群众代表为基础，革命干部代表加上军代表三结合，现在推动这个进行，现在不能再推迟了，抓业务的要求必须如此，形式是三种，总是要有军代表来的，下面回答几个问题。

一、军代表或军管制，这是过渡办法，和解放初期军管制不一样了，那时是把国民党党部打倒，然后由上而下我们派人建党，从农村到城市，从北到南，又委任了一批企业、事业单位，人民解放军打天下是四九年形式，那时派的都经过锤炼，又经过解放战争的锤炼，通过解放军派去的，这次不同，是已掌握了党、政、军权，学校、农村都在我们手里嘛，无产阶级专政，人民解放军保护嘛，十七年多次斗争都是由上而下，没能把根拔了，这样修正主义苗子又起来了，春风又生，现在是由下而上，达到一个目的，建立一个新的临时权力机构，这里边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没有修正主义分子，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又有无产阶级的，又

有资产阶级的，如果这样就要和平演变，这次要斩草除根。

这次还有了付产吊，揪出了叛徒，党内在刘邓路线影响下，特别是刘少奇的建党思想，是违背主席思想的，二十年来，没有清除出去，这次运动搞起来，红卫兵冲杀到社会，经过调查，揭发出来了一批叛徒，这可是党把这些人从党内当权派中肃清了，这是一大收获，这些人一旦有不容易往修正主义那里跑。

这样一个夺权斗争，在中央部门要加快，这次接管也好，派军代表也好，与四九年不同，那时群众敲锣打鼓欢迎，是被动的，不是自己解放自己，这次是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十个月首先是青年学生推动了我们，我们要感谢他们，他们敢说敢闯，不管怎么样，他们打了头一炮，大字报，他们第一棒，大串联，破旧立新，徒步大串联都是他们，机关干部落后他们了，机关有夺权的闯劲，不能说不受他们的影响，不管如何，他们还是先躯，他们走了应该送，不要赶，不该说“早就该走了”，不要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应该感谢他们，军管是过渡，军代表是促进三结合，中心是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来领导革命、监督业务，也许以后还要发展。

二、如果需要军管或军代表，会派军代表来帮助我们，指导思想就是做政治思想工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动群众坚决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话，夺他们的权，没有，还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批判。军代表或军管或军制，首先是政治思想工作，不要看成他们是来管我们的，管，是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施加压力，对群众是帮助，对破坏的要管制，对造反派要支持，欢迎他们结合的。

三、如果实行军管，领导班子瘫痪，造反派夺权后，没完全掌权，军管也要组织两个班子，主要依靠革命造反派，军管加一定力量，成立一个业务班子，由站出来亮相的干部参加，监督业务班子如有经验的也可以参加，革命领导业务，在两个班子下，革命领导一切，以革命造反派为主。如学校还需要留几个由自己解决。我们不管，一般的要回学校了。

四、军费也好，军代表也好，来之后要帮助革命造反派整风，时间可以比学校短一点，因为没有业务嘛，但还是要整风，目的是达到大联合，学习主席著作，学习党的文件，首先自我批评，革命战斗组织按行政归口，比如一个部有《东方红》各战斗小组在各局处联系，《井冈山》也是这样。上面有东方红，井冈山总部，这样脱产的人就少了，脱产的人越少越好，如归口都回各司局，上面都去掉，容易涣散革命造反派组织，对运动不利。大联合不是取消革命组织，而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大同小异。总之，整风的目的是便利革命派大联合。

五、怎样对待领导干部，要进行阶级分析，要一分为二，总有些没有严重错误的，部一级也是如此，总不会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地方、中央都是如此。除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外，可能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要区别轻、重、多、少。第三种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没有直接责任，有的在病中，有的去世了，甚至有的反对，这样更好了，不能说从部到司局统统都是一样，铁板一块，第四点区别，下级总比上级轻些，可能打击群众直接些，但执行的总比提的轻，矛头向上，不要向下，对干部还要有这样的区别。一般的错误都是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是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如是一般的亮相过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不是单单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了，那就要审查了，历史还有专案的，如叛徒。总之，这次不是普遍审干，人人过关，对干部一分为二，即使犯错误的领导干部，也要帮助他们，毛主席在红旗三期社论中说：“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即使这样，我们也要给他们机会检讨，对领导干部严一些是对的，检讨过了，又发现新问题，再让他检讨。现在我们有经验了，不是一弄就乱揪了，就打、砸、抢了，目的是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批判完了回家还搞业务嘛。

领导
处理干部的回种方法。

(1) 甯用一批，这种故障多一些。一般甯用的，有小毛病；监督甯用，毛病不少；付职甯用，错误比较严重，但给他改过的机会；撤职甯用，如吕正操、武竞天，犯了严重错误，反党了，但愿改，有业务能力，还可甯用一下子，但他不是部长了。

(2) 撤一批，有一批不能再用了，这是少改。

(3) 调一些。调来调去，在这个单位不适用了。

(4) 提一批。要提在三结合以后提，在斗争中考验好的提出来。

总之，第一，干部少于现在，第二，改，不一定在后期，有的可以在运动中改。如外交部就是这样，夺权后，将处里的组撤了，减少了层次，精减了人员。

我讲的是领导干部，造反派要调查，要防止两种倾向：

(1) 在群众中发生否是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这是来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学校里更严重些，如清华什么都将南翔的爪牙，北大什么都是陆平的爪牙，这样影响中央各部门，影响机关广大革命群众，人人过关，薄一波就是这样提，他是付总理，烧光司局长烧部长，烧不到他，逃脱自己。

(2) 是主要倾向，当前比较严重的，各部门领导干部都想做为结合的对象，全面结合，全面复职，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红旗》社论出来后，有苗头了，甚至还想恢复旧的领导秩序，恢复死状，这不甘于毛主席领导的十月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场完了吗？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学校有，外省有，中央机关有，革命造反派要结合的是错误少的，改造精神好的，群众能接受的干部，不是站有的都是结合对象。

六、军贫也好，军代表也好，去的目的就是为的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从政治优势发展为组织优势，如有保守派，使他从错误路线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实现大联合，联合的目的为的是建立革命的三结合，在一个部里，以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为基础，革命的领导干部和解放军参加，建立一个真正的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名称一般叫革命委员会或文

化革命委员会，名称关系不大，总之，要把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叛徒排除云去。吕正操，试竟天不能结合。

七、有些机关，不需要夺权或已实现了初步夺权，夺的也不错，我们只派军代表，推动联合起来，把革命干部审查一下，成立三结合。已夺权好的造反派，加军代表，加革命干部搞成三结合，领导文化大革命，监督业务。

八、无论军代表、军代表，都要走群众路线，以革命左派为基础，但不能支持一个左派反对另一个左派，那就不好了，如果支持保守派反对左派，就更不好了，你们要给他们创造条件，听群众意见，把意见吸收集中起来，帮助革命干部检查过关；军代表和军代表，都不能恢复老秩序，就是要打破老秩序，建立新秩序，不能恢复旧秩序，否则徒劳了。

九、在军代表时当然了，军代表会统一领导，领导一切这和军代表不同，军代表的任务，不是领导一切，是帮助，军代表就是领导一切了，造反派仍然有反议权，批评权，在一个司局里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可以监督司局的业务，只要不是保密的，总之，不要把革命群众组织力削弱。

十、议程已授给各部，派军代表和军代表的时候，我们从部队抽一部分人，首先学习，现在北京派去的没有学习准备，不免犯错误，不要象工作组那样，就会犯错误。军代表的目的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相信群众，帮助群众尽早实现三结合。

二个月夺权做了不少工作，造反派渐渐联合起来了，当然有对立的了，你们回去行说，联合起来好，属于哪一类，你们搞搞，造反派在一起开个联席会议或来解决。夺权的还很好，派军代表帮助你，如还没有联合好，领导老子瘫痪，只有派军代表了。

我们设想的是以上三种，也许有第四类、第五类，由你们造反派去讨论，在一个星期内给我们回答，如有几点意见不同，分别回答我们（四月三日）。

另一方面，都要党（委）成员有的工作，有的去审查，有的靠

边站了，如中央未免职，也没有付职反省的，可参加开^个会，也可把你们的意见提出来，我们作参考。加上中央的意见，决定军可黄制还是派军可代表。

领导干部的排队，要提意见，可联合提，也可分别提，先把不需要讨论的，小范围承认错误的先解放出来。如余秋里、谷牧，因目前工作很忙，抽他们来国务院工作，不是说不让回家检查，不要开大会，以一个单位为中心，别的单位参加，还是自己部门先弄清楚，不要一批就非倒不可，不倒就不批，就等於先定性了。反过来，也不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不能批了。谁都会有错误的，我精神很疲劳，但是我还是在讲话，嘴里在讲话脑神经已经休息了，有时也会说错的。善意的反对我逗欢，批评不是反对嘛！谁贴我的大字报就是反革命，我是不同意这样做的。一批就倒是绝对化，先定性后批判不对，尤其是机关的同志，斗争水平要提高，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允许他们犯错误，给他们机会改，要解放一批干部，站到业务岗位上，争取教育，团结大多数，95%群众，95%的干部当然也要逐步做到。对干部排队，给你们提个意见，干部排队时间可长一点，但不要太长，给你们十天时间，党组（委）成员自己不好提，提司局长总可以嘛！

今天把双方都约在一起的目的，是为了抓革命，促生产。各地有三种情况，夺了权的以上七个，可能十个以上，另外半数以上实现军管，也许剩下几个省在四月下旬，最迟不会到五月。新疆、陕西、青海、内蒙、山西、北京、天津、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湖南、河南、广西、贵州、西藏、云南以上二十四个省快一点，四月份差不多。四川、甘肃、宁夏、江西、湖北这五个可能迟一点。总的把革命造反派的气氛鼓起来，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慢一点，但也不要太慢了，军管、军代表实现快一点。（十点五十分总理退席，全场起立，热烈鼓掌）